

血

XUEAO

幼

建国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责任编辑：丁元昌

封面设计：王志伟

血 劫

肖建国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11.625 插页 2 字数 241,000

1991年1月第1版 1991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,500 册

ISBN 7-5321-0718-3/I·575 定价：4.15 元

登记证号：(沪)103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作者的长篇小说处女作。它描写一心想摆脱贫困的农民，发疯似地开采锡矿，发生了矛盾，互相争斗，最后导致了一场骇人听闻的武斗。血淋淋的场面回荡着当代意识与封建思想的撞击声。小说展示了浓郁的湖南风土人情，刻画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。小说结构别具一格，两条线平行发展。一条是现实生活的情节线，另一条是人文景观的回忆线。一面写正在发展的故事，另一面写逝去多年的旧貌。它既为读者烘托了当代与传统交错的氛围，留下了思索的空间，也给作品创造出新颖的结构，令人耳目一新。

第一章

景德在一瞬间突然恨绝了竹溪镇。

那时候正是半夜，屋里真如缩在门角湾的尿桶，黑得又肥腻又齜齜，万籁无声。景德抬了抬头，只见亮窗上框出的一块灰天，像条烂布般高远而飘渺。他的身子冰凉了一下，又急速地膨胀起来。他吼喘着，在心里骂了声娘，猛然退出身子，一磨屁股坐起来，把梅珍掀在了一边。他偏脸斜睨住黑糊糊仰在一侧的梅珍，发过一阵恨，却终于没有动作。他身上蹿动着一股邪火，麻辣烧胀。他咬着牙，暗暗将枕头边一只香蒲袋揪揉得稀烂。花粉粘在手板心上，硌得生痛。末后他一纵身站起来，脚轻脚重摸出了梅珍的房门。

他在木门框边站停了一会，心里恶骂一声，出了一口鸟气，便踩着黑路缩回自己歇脚的客房。他横扳在床上，仰脸向天，大睁着双眼，面前即时浮现出梅珍那张圆脸。圆脸上一对黑眼睛大张着，两片鲜润饱满的嘴唇微闭着，憨态可掬。这是一张可爱的脸。然而这张脸只跟他黄景德一个人亲热过么？他就在前一刻才知道：她已经不是黄花女子了。

~~“这贱婢会~~是跟哪个干的呢？”景德怔怔地想了很久，连一
~~路想也想不出~~想不出结果就只有迁怒于这块土地了。

“总是那竹溪镇人干的！”他在心里恨道。

这样想着，那股恶血就忽地又撞上头顶，景德侧身坐起，瞪着眼，恨恨连声，胡乱将衣服穿好了。他觉得这块屋檐下是再不能待了。

景德出了小门，又出了大门。夜很黑，天上只有三两颗小星，像针尖一样扎在天幕上，也都不怀好意地朝这边眯着眼睛。景德踢开蹭过来跟他亲热的大黄狗，沿小巷插上光马路，一直走出了镇。

景德忽然又站住了，一下转过身来。他直直地瞪视着竹溪镇。镇子好大！一幢一幢房屋原本就是用黑暗砌成的，静静兀立，不动声色地包藏着一个一个阴谋，排成嵯峨庞大的阵势压在面前。景德耸着肩，眼里恨出青光。他恨毒了竹溪镇，可是他不甘心就这样离开竹溪镇。

景德顺着一条小路，围着竹溪镇车起了圈圈。他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。他只是埋下头走路。他走过一条田埂。又走过一条田埂。他走过一片菜土。又走过一片菜土。他跨过一道石板桥。又跨过一道石板桥。他穿过了一堆坟地。他绕过了几蔸大柏树。他过了一条圳。他踩到了一只死狗崽。他有时突然抬起头，想辨识一下梅珍的房屋在哪一块。他看到的只是一片飘飘渺渺不远不近又远又近的高大黑影。

景德兜着竹溪镇转了三圈了。

走着走着，路上灰了。猛一抬头，只见启明星已戳穿了深浓的钴蓝色夜幕，天色蒙蒙放亮了。镇里一点两点地亮起了灯火。灯火都带着毛绒绒的晕圈。有了门轴的响动声，有了鸡鸣、狗吠、人语，有了汽车的发动机声，哪家豆腐店的石磨转

动起来了——“轰呀——轰呀——”什么地方在杀猪，钻过来猪的拚死嚎叫：“吱——吱——”尖利刺耳。

竹溪镇要还阳了。

景德吓出一口腥痰，呆呆站着。

忽然猪的尖叫声越响越近了。转脸看时，只见小巷口窜出一头架子猪，长嘴拱地，双耳扎撒，搯动四柱短腿跌跌撞撞地疯跑。后头远远有两个汉子追过来。

景德一看架势，便知道，这是杀猪不成反而惊了猪了。狗怕跳墙猪怕惊，这时候的猪是见人就敢拚命的。“竹溪镇人搞黄花女子有本事，杀条猪都杀不下，有卵用！”景德心里恨着，却早已闪避开一步，左腿弓，右腿直，站好桩子，双掌舒开护在胸前。眨眼间猪已窜到跟前。他让过猪头，双手猛一下探过去，揪牢了猪耳朵后面的颈皮，顺势往前斜着一带，架子猪“叭哒”一声倒了。景德也栽一个趔趄，却闪电般紧接着一个纵身，越过猪身落在另一侧，说时迟，动时快，左脚点地，右脚却早飞起一踹，正踹在架子猪后腿胯骨上。架子猪便仰翻了肚皮，四蹄紧蹬，越发尖锐地嚎叫起来。嚎得人一身发紧。

两个汉子随后到了。景德一把掳过棕绳，兜住猪脚的蹄弯处一绕，一划拉，再一绕，一划拉，就将四只猪蹄像作揖一样攢紧在一处了。架子猪瘫在地下，动弹不得，长一声短一声地哼。

景德故意慢慢地直起腰，轻轻舒口气，又解散一粒衣扣子，一抬头——

“呵，曹乡长！”

“你是——？”曹乡长觑过眼睛来，皱着眉。

景德就嗨嗨地笑道：“曹乡长你不认得我了？我是板梁村的哩！”

曹乡长想起来了，也笑道：“对了对了，你是叫黄景德吧！你屋里就在板梁村公祠堂后背，门口一苑好大的樟树。去年我还在樟树下面的凉床上睡过一觉，好凉快！是吧？”

景德点头说：“是的，曹乡长好记性！”

曹乡长低头看看脚下的架子猪，又说：“你手脚还蛮利索，功夫要得噢！——杀猪会不会？”

景德说：“那还有不会的！”

“好啊，你就去跟我帮了这个忙，跟我把这只猪宰掉。”

“你家里在竹溪镇？”

“就在前边巷子口！”

“这事易得！”

景德就在近旁菜土边拔出一根短木桩子，穿进架子猪的四腿中间，和另一个汉子一前一后抬了，随曹乡长走回家去。

曹乡长屋门口的坪里，临时用砖垒起了柴火灶，一口大锅注满水坐在灶上，松柴火早已把水烧滚了，“啵啵”地响，热气迷濛。柴灶旁边并排架了两条长凳。景德和那汉子把猪放在长凳下面。

曹乡长说：“进屋先喝碗水吧！”

景德说：“先杀猪啰。那边水都滚了！”

乡长娘子过来看了看，叫一声说：“吔，这不是街那头梅珍屋里的郎崽呀！你们不是昨天定亲啊？今天就起这样早来帮忙。难为！难为！”

曹乡长就说：“我讲你板梁村的人怎么清早八早在这镇边

上转，还是要到这里做郎崽定亲来了。贺喜贺喜！”

几句话刺得景德又阴了脸。他岔开去说：“先捡场把猪杀了吧！”

“要得，先杀猪！”

景德就过去将两条长凳挪一挪，摆好了。他同汉子将猪抬起来，放在两条板凳之间抹牢了，指使汉子一手揪住猪尾巴，一手抱后腿，又招呼曹乡长过来捉紧两只耳朵，自己就到簸箕里挑了一把杀猪尖刀。他把尖刀翻转着看了一会。尖刃很利，很薄，在跳荡的火光中挑出万缕红丝。架子猪感觉到了威胁，撕裂喉咙一般地尖嚎起来。嚎声把微明的晴空刺得一楞一楞。景德把刀送到嘴里叼住，跳过去，一手抹拢猪嘴巴，捏紧了，一手撩起清水在猪喉咙上拍几拍，闪电般取下尖刀，使刀背先在猪前腿膝弯处一砍，架子猪霎时昏厥过去，旋即一顺刀尖，尖刃抵住嘴下喉头，“嗨”的一声用力，刀尖便游了进去。捅得只剩刀把了，再猛一抽出，鲜红的血沫便紧随刀尖喷溅而出，喷出有一人多高，簌簌有声。3个人都“呀”一声，松手跳开去。景德一脚将木盆踢到条凳底下，接住汨汨而出的猪血。猪血很快注满半盆了。猪尾巴弹动几下，慢慢不动了。

坐下抽完一支烟，便将猪上架，刮毛，破膛，开边，灌肠，好一阵忙乱。

天就大亮了。

景德这时才顾上扫一眼曹乡长的屋。这是栋新屋。红砖黑瓦，门框、窗棂、瓦檐，都油了红漆，窗户上安了玻璃，很闪亮，很堂皇，叫人眼热。景德咂了咂嘴。乡长娘子舀盆热水给他们洗过手洗过脸，便请上桌。屋里桌上早已烫热一壶水酒，

照例摆了一碗血灌肠、一碗炒猪肝、一碗炒肉片、一碗精肉汤。三个人分主次坐了。

景德是头一回在乡长家里喝酒，有点拘谨。他正踌躇着在这里是不是也有那许多规矩，却见曹乡长已经竖起一根筷子，点了点酒洒在地下，心里就欢喜道：乡长也是晓得敬先人的哩！忙也从自己杯里沾了酒敬到地上。

主人带头，每人先都喝干了一杯酒。

喝着酒，曹乡长就问景德：“你和梅珍的亲事说了好久了？”

景德说：“一年了。去年八月中秋来相的房舍。”

“自己对的象还是媒人做的媒？”

“不靠媒人，我们自己到哪里去对象？”

“媒人做的介绍也要得哩，只要两边满意。”

“是这个话。”

“昨天定的亲？”

“是的！”

“昨天的日子好，是吧？”

“我也不晓得好不好。我爷老子请人算的日子。”

另外那汉子就插进来说：“昨天的日子好哩！讨亲嫁女的一路一路。”

曹乡长又问：“送了好多礼？”

景德说：“也有两拾盒哩！”

“钱呢？”

“钱就只900块！”

“呵，不少了，不少了！”

旁边那汉子又插一句说：“不多哩！现在定亲礼金多的有1800、2700，还有3600的！”

曹乡长说：“那比得的！那都是万元户呢！”又问：“你们还行啊，一手拿出这样多钱！”

景德说：“拿不出也要拿。还不是平时省又省点，临时借又借点，想办法凑满这个数。”

曹乡长就摇头感叹说：“是不容易，是不容易！”喝一口酒，嚼半块肉，忽然又问：“你昨天晚上就歇梅珍家里了？”

“她娘老子要留我住一晚，我就留到了。”

“晚上起来屙尿没有爬错床铺吧？”

一句话挑到了景德的痛处，他想到已经不是生荒地的梅珍，心里一股恶浪卷上来，一张脸涨得血红，瞪着眼憋不出话。

曹乡长说过了，“哈哈”大笑着，一边拿筷子敲着碗边，劝道：“吃菜，吃菜！”

景德就夹了一筒血灌肠填进嘴里，嚼得“咯吱咯吱”出水。

他把一杯酒一口倒了。

曹乡长拿过铜壶，给几只酒杯又筛满了，问道：“哪天讨亲，日子定好了没有？”

呵，我还讨这路亲么？我还会要梅珍么？景德在心里拷问着自己。他觉得曹乡长停下筷子在望着这边，就垂着前额，把眼光溜开去。他看到里屋大树下面铺了一片的空酒瓶子。他一身又躁热起来，汗水在两只手板心里沁。

他忽然抬眼一笑说：“还不成哩！还不晓得！”

曹乡长就说：“讨亲还要得几千块钱狠的哩！”

景德点头说：“至少一个巴掌的数。”

“屋里还有点钱吧？”

“哪里咪。罄空的了哩！”

“是也是。你们那个穷窝子，一次要拿出900块就好难好难的了，再要5000到哪里去寻起！”

“曹乡长你这句话是讲得太对了！”

“我到高塘乡十几年了，哪块地方怎么样我还不晓得啊！”曹乡长说。略一凝神，冷丁又问：“你们那里也有不有人上万金坳挖矿啦？”

“那是人家平田乡的地盘，我们去挖得的啊？”

曹乡长就点他一句：“这话还要来问我。你们那里有不有人上万金坳哪！”言下有点恼怒。

景德便“嗨嗨”一笑，缩短脖子去喝酒。他心里明白曹乡长话里的意思。他只是还想要曹乡长把话讲穿，以后上万金坳就好有个根据。没有想到却惹得曹乡长不快。他不知道有些话是不能讲穿的。

他暗暗打定主意要上万金坳了。

于是便将最后一杯酒喝干了，剩两滴洒在桌上，放下筷子，道声：“吵烦了！”起身要走。曹乡长说了句客气话，送他到门口。

到了门口才知道，太阳出来了，撒一地的光针，热辣辣的有点晃眼睛。景德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就站停了一会。

乡长娘子追过来，把一个红包塞在他手里，说：“辛苦了！这几块钱给你买烟！”

景德有点意外，正想客气一句，曹乡长挥一挥手，说：“给了你，就拿到啰！”

景德把红包攥紧在手里，走到僻静处，这才撕开来。是一张五块钱的票子。他茫然地发了一会呆。后来记起今天还是竹溪镇逢墟，手里有五块钱，又花得一阵了。

然而这阵还早，还不到赶墟的时候。景德就从巷子里转出去，还不知道往哪里去消磨，甩眼瞥见一个挑菜者，就喊了声：

“开田叔！”

开田叔站下了，菜担子还停在肩上。景德走过去说：“开田叔，这样早你就从山上下来了啊？”

开田说：“还早啊？日头都出身了。”

景德碰碰他的扁担，说：“这样远的路，上岭下岭，还挑这样重的啊！”

开田说：“这有好重啦！一担菜还卖不得几块钱。”他把担子换了肩，又说：“早晨你就吃酒去了？铤得一头一脸绯红。”

景德笑龇起一口黄牙道：“曹乡长请我去铤了一壶。”

“曹乡长都请你吃酒了？”

景德扬高了手往后一指，大声说：“曹乡长就住在那边。”

开田呆望景德一霎，点点头：“你的八字好些！”

他颤一颤扁担，继续往前走。他的脚有点不方便，身坯又小，一担南瓜压得他像落在水里一样拚命往前趴。景德抄着手在一旁跟着。景德时时扯紧了脖颈喷饱嗝。

时间真是还早得恶。墟场里好空荡，见不到几个人。路两旁却已经排满了摊子，一张挨一张，在墟场里面摆成八卦盘龙

阵。摊子上都压了一块石头，或是一把竹椅。凉亭下头那一系列黑乎乎油浸浸的肉案上，有的搭了一把稻草，有的还没有搭，表明有的已经租占了，有的还空着。凉亭檐角下赫然矗着一个油桶改装成的煤灶，一个胖大妇人抓着块煤正往里头填。灶膛快填满了，淡绿色的烟雾蹿起好高，把一股浓烈的硫磺味洒满一墟坪。墟坪那头黄土地上，墩着两担白菜，菜叶肥绿，菜梗煞白，很是扎眼。菜担的主人不知道使起到哪里去了。开田来回扫过两眼，就把墟场上的情势看明白了，脚下稍一踟蹰，便朝墟坪中间走去。他在一排货摊跟前停下担子，往两头看了看。货摊一张靠一张，密密紧紧。他就往左手边走去，走到尽头，把第一张货摊往外挪了挪，再一张一张挪过去。他又喊景德：“你站到看的啊！你也到那档去把摊子移一尺出去。”景德就走过去，也学样把货摊一张一张移过去。到中间两人碰了面，居然挤出一方两尺来长的空档。

开田提起两筐南瓜，塞在那方空档里。紧紧实实地刚好摆下。

开田从瓜担上夹过去，捡来两块断砖，把扁担横在上面架起，自己先坐了，又招呼景德也过去挨着坐下。

景德摸出烟盒，一人捏一根烧燃了。

两个人都只顾喷烟，暂时无话。太阳焙得背脊骨发热。开田想了想，脱下衣服，搭着罩在南瓜上。

景德说：“等它晒一天晒不干一两！”

开田说：“赚一两是一两！”

说过了，仍复坐下。景德望一眼他的光脊梁。那张光脊梁有点吓人。长年日照，把皮下的油分都晒干了，晒枯了。皮

肤焦黑而粗糙，窄窄地绷在身上。这里那里，浑身只觉骨头撑出来的轮廓。景德忍不住想伸只手指在那皮肤上搓一下。他肯定轻轻一搓就能搓开一条大口子。

他想象不出搓开一条大口子的开田会是个什么样子。

他知道蜈蚣撕开一条大口子的样子。他常常捉蜈蚣刮了皮炒辣椒下酒。

他觉得开田像一只晒干了的蜈蚣。

“你昨日是定亲来了吧！”晒干了的蜈蚣忽然开口说话了。

景德忙应道：“定了亲！”

开田又问：“你那女家住在哪头啦？”

景德说：“在街那头，一条死巷子插进去。门口有口井水。”

“那吃水方便啰！”

“吃水方便！”

“岳母厉不厉害？”

“不厉害。还好和气。”

“要得，以后下来赶墟，就也有个地方落脚，有地方讨碗水喝了。”

“还不晓得说不说得成哩！”

“做什么？亲都定了还有变的啊！”

“不说这些！不说这些！”

景德焦躁地跺一下脚，把一截烟蒂跺扁了。

开田怪异地眯了眯眼。

这时候人多起来了，来来去去，将一墟坪的阳光踩得散

乱。左右两边货摊子的主人都来了，“乒啷乒啷”地往摊板子上摆布匹、摆陶罐，一边跟过往的熟人打招呼。凉亭檐角下的大油锅开始炸葱油糍粑了，香味像洪水一样一浪一浪泛过来。开田拿过衣服披起，又讨了一勺水喷在瓜担上。水雾幻出一道彩虹，又消失了。

“开田叔你打早伙了没有啦？”景德问。

开田说：“从家里出身的时际炒一碗冷饭吃了，这阵还饱的。”

景德说：“你若饿了你就去吃点东西再来，这里我帮你守到。”

开田说：“不饿哩！——我还要等卖脱南瓜才有钱。”

景德说：“我这里有钱。”

开田就摇头：“你有钱是你的！”

墟坪上开始热闹了，人一下子就拥得满满登登，市声喧腾。两个人都站起来，站在瓜担后面呆望着。

人流如水。人们都像木头人一样拥过来，推过去。人们的菜篮子里都还空着。

忽然从人空子里钻出一个黑脑壳，叫一声：

“景德哥！”

景德仔细一看，也喊一声：“平崽呵！”

平崽就从瓜担上跳过来，脸红红着，跟开田笑一笑，称一声“开田叔”，挤在两个人中间站住了。平崽说：“景德哥，我还寻到你岳丈家里去了。”

景德说：“到那里寻我做什么？”

“有事啊！”

平崽就告诉他，背冲里的祖林在万金坳有个洞子要找人承包，平崽在饭店里吃饭，听到说就赶紧找景德去了。

景德忙问：“洞子打进去有好深了？”

平崽说：“讲是快两丈深了。”

景德又问：“现在他们人在哪里？”

平崽说：“还在街口子上的饭店里等我回话。”

景德说：“你讲是寻我来了？”

平崽说：“我晓得你昨天来定亲，晚上没有回村，想起总是在岳丈家里‘舂糍粑’，就寻起去了。”

说着就“嘻嘻”地笑。开田也转过脸来咧起嘴笑。他们就想起舂糍粑的情景：把蒸熟了的糯米饭倒在石臼里，趁热拿了木杵去捣。捣得热气腾腾，捣得热汗如洗。他们想起这句话的另外一种意思，忍不住地笑。景德就骂了句：

“你卵毛都还没有生全，晓得什么！”

过了一会，景德又说：“那我们去跟他们谈谈啰！”

“走啰！”

两个人就跳过瓜担，揉进人流里，急急往前钻。到得街口子上，平崽一指说：“到了！”带头拐进一家红漆门面的饭店。

饭店很窄，很矮，四张桌子上都扑满了人。灶间里正在爆炒什么，炒得“嗞啦嗞啦”地响。空中搅拌着油气、烟气和人声。

平崽带他走到顶里头那张桌子旁边。几个人都站起来，都认得景德，叫了声：“景德舅舅！”原来景德的姐姐嫁在背冲里，此地风俗，一冲的人就都要随外甥的称谓叫他了。

景德和平崽在一条长凳上坐下，祖林又叫添酒杯、添筷

子，再添一壶酒来。

景德也认得祖林。他却先不喝酒，坐着望了祖林两眼，问道：“你们在万金坳有洞子要找人承包？”

祖林说：“有这桩事。”

景德又问：“做什么你们自己不挖了哩？”

祖林说：“我们另外还开了个洞子，劳力顾不过来了——哪样说，你们想不想承包？”

景德说：“就是想承包。不想承包我还来找你说个啥！”

祖林说：“我晓得。哪个不想发财！”

景德说：“发财的话还慢点讲。你们的洞子在万金坳哪一块？”

祖林问：“万金坳你去过没有？”

景德说：“我当然晓得！”

祖林就拿根筷子蘸了酒，在桌上比划着说：“这是万金坳当阳那一面下去的小路，对的吧？这里有一个洞子，……这里有一个洞子……这里有一个龛出去的大岩头，再下去两步就是我的洞子。清楚了吧？”

景德侧脸看了一会，点头说：“晓得了！”

祖林就盯问一声：“干不干？”

景德说：“那下面会不会有矿脉？”

祖林恼道：“你这话就问得蹊跷。说起来我们也还算亲戚，还会欺骗你不成？不信你同我一起回冲里，去问问你姐姐、姐夫，看我们冲里有好多人是挖矿发了财的！”

景德说：“这我晓得啰！”

祖林说：“晓得就快点拿主意啊！”